

中国工艺美术欣赏课程“还原”教学初试

丁朝虹

(浙江科技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杭州 310023)

摘要: 借助学界的“知识考古学”方法,提供了一种具体可行的、值得尝试的教学模式:以“明代文人书房”为主题,在作业环节设计了图像还原、文字还原、实物还原和综合还原 4 个步骤,学生通过收集相应的文字和影像资料,结合梳理对应的图文,综合还原出历史上与具体工艺美术相关的特殊情境,最终实现在教与学的互动中还原出鲜活的传统文化的教学目的。

关键词: 工艺美术;传统文化;“还原”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 G642.41; J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15)04-0316-05

“Restoration” teaching reform in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art and crafts course

DING Zhaohong

(School of Desig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he paper provides a concrete feasible and worthwhile mode. Under the theme of “scholar’s study in Ming dynasty”, the homework were designed in four steps—restore by images, restore by words, restore by objects, and restore in the overall. By collecting relevant words and images, analyzing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 of them, students restore the specific situation which integrated with the arts and crafts in history. The course ultimately achieve the teaching purpose of restoring the original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interaction.

Key words: art and crafts; traditional culture; “restoration” teaching method

中国工艺美术欣赏课程是艺术设计学院大二下学期多专业交叉的选修课。对这类欣赏课程来说,只要资料充足,则授课生动并非难事。但以笔者这几年的教学体会来看,仅仅追求讲课效果的生动是不够的,因为它可能掩盖了两种不易察觉的教学后果:其一是学生介入课程的主动性不够,特别是在多专业合

收稿日期: 2014-05-20

基金项目: 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jg2013115)

作者简介: 丁朝虹(1974—),女,江西省樟树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艺术和设计理论的教学和研究。

并选修的模式下,由于兴趣点不突出,学生在轻松听完课程的同时也易丢弃课程内容;其二是欣赏方式的平面化,容易以现代的方式将作品抽象化和符号化,或仅当成造型艺术来欣赏。对于中国工艺美术作品,学生也许对某种装饰、色彩或造型感兴趣,但对其背后的文化背景一无所知。这样,他们所掌握的中国工艺美术,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而只是一些符号而已^[1]。于是,他们对传统文化设计的理解,大概也只能停留在对符号的借用和解构中,而未能真正触及中国传统精神。正如清华大学学者尚刚所担忧的,这种教学结果违背了中国工艺美术类课程的实质^[2]。

1 课程设计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笔者在中国工艺美术欣赏课程教学中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尝试集中在课程作业环节,作业的主题是“还原”。目的是通过收集相应的文字和影像资料,结合梳理对应的图文,综合还原出历史上与工艺美术相关的特殊情境。在这一过程中让学生学会熟悉和欣赏中国工艺美术作品,了解中国工艺美术在中国传统生活中的意义,并能真正体会中国工艺美术的文化和审美价值。

根据选课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和工业设计专业,拟定还原对象为“明代文人书房”。这主要出于三点考虑:第一,关于明代文人书房设计的资料比较丰富,学生容易入手;第二,明代文人书房中的工艺品种多样,方便照顾到不同专业学生的兴趣;第三,明代文人书房的设计凝聚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价值观,适合学生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基本思路是:先将11周33次课程分成两大阶段,前6周为常规授课阶段,分别按陶瓷器、玉器、金属器、漆木器、织物和竹牙角玻璃六大种类讲授中国工艺美术的基本特点,重点介绍这些工艺品在传统社会中的意义,特别是它们与特定时期中国人衣食住行方面的关系。后5周是课程作业阶段,围绕对学生作业的点评,进一步将工艺美术品的意义铺展开来。以明代文人书房作为一个切入点,让学生不仅能从实用价值、技术代表、艺术典范的角度来理解工艺美术,而且能把握这些工艺品作为文化象征的特殊意义,从而能细致地还原出中国工艺美术的立体面貌。

2 步骤及实施

作业分为4个步骤:图像还原、文字还原、实物还原和综合还原。

2.1 图像还原

要求学生通过寻找图像,初步了解明代文人书房的布局,包括书房家具及陈设等直观细节。图像包括三种:一是明代有书房作为背景的人物画像,二是有书房背景的明代故事版画,三是现代博物馆中的“文人书房”专题。杭州周边有“书房”主题展览的博物馆包括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及宁波月湖银台第官宅博物馆,三馆均有根据不同资料还原的书房实景。至于版画和人物画部分,学生可以根据教师提供的参考资料或依凭自己兴趣找寻,最终需要上交5~10张jpg格式的图像,以及根据图像所得到的关于明代文人书房整体印象的文字说明。

图像还原的结果经过筛选,除了博物馆拍摄的图片,绘画和版画作品包括由马轼、李在、夏芷三人合作的《归去来辞图》、黄应谌的《陋室铭图轴》、仇英的《临宋人画轴》和《悟竹书堂图》、杜堇的《听琴图》和《玩古图》、唐寅的《双鉴行窝图》、陈洪绶的《饮酒读书图》、宋旭的《天香书屋图》、文征明的《真赏斋图卷》和版画《养正图解:李太白匹配金钱记》等十余幅作品。这些也是学界对古代文人书房考证时所经常使用的资料^[3]。

这一阶段的作业成果非常直观,特别是博物馆中直观的书房还原图片,使部分学生有“还原”作业已完成的错觉。然而,通过教师汇集作业点评,比较各自对书房的整体印象,学生开始发现问题。首先是书房的面积大小问题,明代文人书房的大小似乎没有相对固定的尺寸。苏州博物馆里的书房面积阔绰,而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中的书房还不到3平方米。绘画作品中的差别更大,《真赏斋图卷》里

有两个大开间,而《梧竹书堂图》的只有亭子间大小。其次是书房的功能问题,古代书房的功能并不似现代设计中那样界定清晰。书房里除了常规的书画活动,还包括玩古、弹琴,甚至可以饮酒和会客。在《饮酒读书图》中,读书与饮酒相伴而行,而《陋室铭图轴》则记录了一次在书房的会客过程。再次是书房中的陈设及家具问题,古代书房中经常可见床、榻等卧室类家具,书案上的陈设也较现代丰富得多。《养正图解·李太白匹配金钱记》显示出书案的背后摆放了一张床,而《临宋人画轴》中则清楚地显示出书房中放置的榻,室内仅桌几就有 4 种以上不同样式。此外,书房与外界的隔断也和现代书房不同,如《听琴图》里的屏风暗示在室内,但背景的大株植物和假山又引人作室外之想。由此室内和室外,书房的边界都无从确定。

这些问题的提出,是第一步作业的真正目的所在。学生的疑问,正表明现代设计观念与传统文化中设计观念的不同。带着这些疑惑,教师很容易将学生导入作业的第二步:文字还原。

2.2 文字还原

要求学生根据文字资料完成对明代文人书房的还原。文字资料包括两种,一是明清小说中关于书房路线、陈设等描述;二是明代文人笔记中关于书房的设计说明。学生需要从这两种文字资料中各选两本自主阅读,然后完成文字笔记。这部分作业特别要求学生带着问题有针对性地阅读,而且需要在文字笔记后呈现自己对第一部分若干问题的理解。

第二步的作业成果汇集了明代文人笔记中对书房布置的说明,内容涉及高濂的《遵生八笺》,曹昭的《格古要论》和王佐的《新增格古要论》,屠隆的《考盘余事》及文震亨的《长物志》等,此外《红楼梦》《金瓶梅》及“三言二拍”中若干关于书房的描述也清理出来。

通过文字资料,明代文人书房的一部分面貌与图像获得了相互印证。首先,根据文字资料可以发现,明代文人书房的面积确实可大可小,但布置起来“不宜太敞”,遵循灵活的原则:“或傍檐置窗槛,或由廊以入,俱随地所宜。中庭亦须稍广,可种花木,列盆景,夏日去北扉,前后洞空。”^[4]“随地所宜”,及随季节的不同布置,会使书房呈现出多样的面貌,这与图像的呈现是一致的。其次,文字资料中记载的摆设:“左置榻床一,榻下滚脚凳一,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卜,收朝露以清目。或置鼎炉一,用烧印篆清香。冬置暖炉一。壁间挂古琴一,中置几一……”^[5],与图像中的表现也大致相同。显然,弹琴、焚香甚至饮酒、下棋也都是书房中的常设活动。

学生因此继续追问书房设计的主旨,因这无法根据现代设计的理念得到合理解答。正是通过绘画和文字,这个问题获得了解答思路。与书房相关的绘画多热衷表现“陋室铭”“归去来兮辞”这类主题,故而营造一种境界,也就是文人笔记中反反复复突出的“雅”,正是书房设计的主题。当读书不是为功名而只是个人乐趣,读书的同时就可以休闲养生、饮酒听琴,这样书房里不妨有榻、有琴,不妨有香炉、花瓶,不妨有丝竹、茶事,书房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背景,用以衬托文人的闲适心态与清高人格。这样也可以理解,为何绘画中书房常常与自然美景不分,完全敞开的门窗,显然不是为功能考虑的,而只是为了更好地融合自然景物,这些正对应了文字资料中“花木”“水石”等条目。显然,它们都是为了凸显读书人的林泉之志和隐逸之心。

明白了文人书房强调一种意境的营造,作业就顺理成章进入到第三步:实物还原。

2.3 实物还原

要求学生结合工艺实物,将明代文人书房的还原落到实处。也就是说,不再依凭文字和绘画去想象,而是回到具体的家具和陈设等工艺品上。作业要求选择图像还原阶段的某一幅绘画作品,归纳出其中的家具或陈设的具体品类;再根据文字还原中的文字资料,确定明代文人对于书房内这种家具或陈设的选择习惯和评价标准;然后结合王世襄、朱家溍及扬之水等专家的著作,选择类似的工艺品,以实物的形态进行文人书房的还原。这部分作业要求学生还原三种以上能对应绘画作品的细部工艺美术作品(图 1~2)。在这些工艺品中,家具要求标明实际尺度和具体材质,陈设类只需大体类似就行。这一阶段

的作业提示学生了解古人书房意境的营造并非落在虚处。反过来也可以说,工艺美术品不是孤立地为欣赏而存在的,它们从来都是文化的符号。



图1 家具的还原(附文字)

Fig. 1 Restoration of furniture(with captions)

作业成果中终于出现工艺美术作品,似乎表明作业刚刚切入到这门课程的正题。然而这些工艺品,无论是家具类的官帽椅、罗汉榻,书案、脚踏,还是陈设类的官窑注子、青铜水孟、糊斗,都不再是先前教师授课时的面貌,它们落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比如榻,从明代画家的绘画中看到的特别宽大,而结合文人笔记可以得知书房中的榻尺寸比一般榻要短小,其具体对应的是王世襄先生《明代家具珍赏》中的“罗汉榻”。榻作为亦坐亦卧的家具,当然可以衬托书房主人的休闲姿态;更值得注意的是绘画与文字中所揭示的明代文人对“鉴古”活动的热衷,榻作为高坐具时代始终保存着的古典,其实正是一种“崇古”心态的象征。

2.4 综合还原

要求学生以现代方式还原一个理想的传统文人书房。作业内容是在一个假设为9平方米(3米×3米)正方形简单户型中(不含窗户,朝东面完全开敞),完成明代文人书房的综合还原。作业形式包括一张书房平面设计图和一张手绘的以书桌为中心的书房立面效果图。具体要求包括:根据第一、第二步所提供的文字和图像资料完成书房布局,根据2.3所提供的实物资料完成书房摆设。家具和陈设的品种可以根据自己对传统文人生活的理解自行添加,而具体家具尺寸和陈设形制则须参考实物资料(图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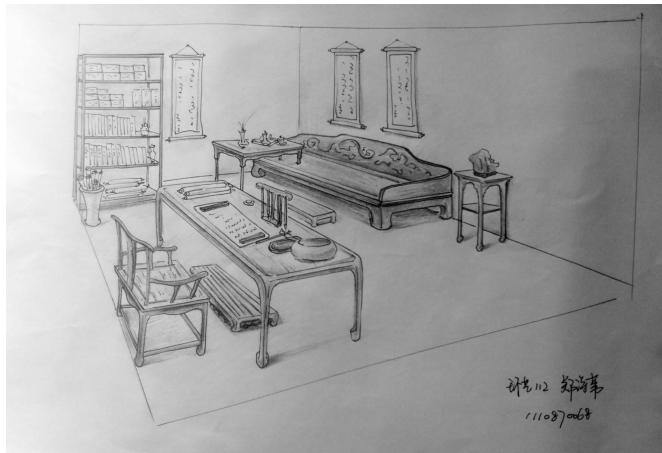


图3 文人书房立面图

Fig. 3 Elevation of scholar's stud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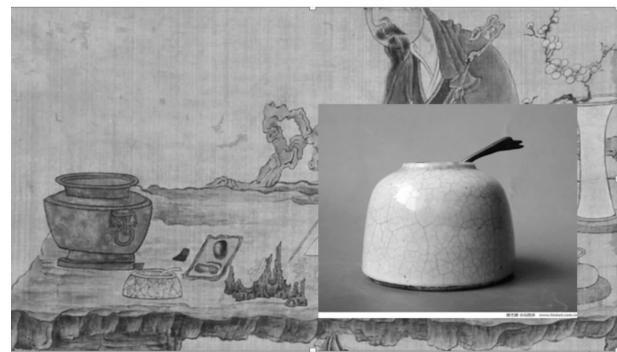


图2 陈设的还原(附文字)

Fig. 2 Restoration of display (with cap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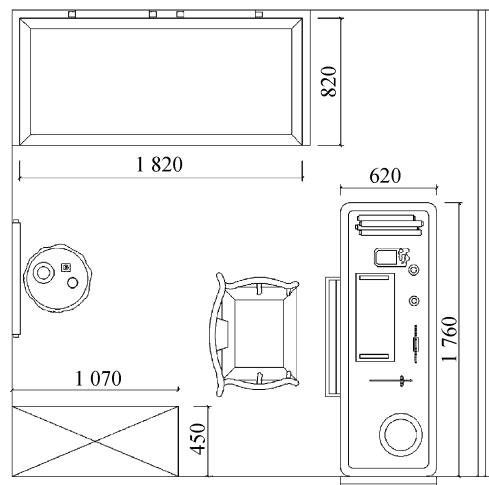


图4 文人书房平面图

Fig. 4 Plan of scholar's study

这个阶段要求两个专业的学生相互配合,将前三个步骤的成果以设计的方式综合起来。通过综合,学生对明代文人书房有一个更整体的印象,而现代的表达方式有利于促进学生对传统设计文化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综合,学生打破了现代设计的专业意识,他们在整个课题的进程中,更能体会设计于人的真正含义。

3 结语

在方法上,还原有些类似学界的“知识考古学”。福柯认为:“考古学所涉及的范围不构成一门科学,一种合理性,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文化,而是实证性际的交错,这种实证性际的界限和交叉点不可能被一下子确定”^[6]。历史并非是因果联系的、有始有终的过程,这其中充满了偶然性、断裂性及个人的行为。这种观点主张采用一种回到事实发生地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文献交叉中,不受理性约束地还原,以接近历史的真相。这样,艺术作品就不应该被理解为某种因单一的线索呈现出某种固定的面貌,而必须是在各种交叉线索中以非直线的、非平面化的方式涌现。就工艺美术作品而言,在“知识考古学”的背景下,它处于经济、政治、美学及各种社会学因素的交叉中,需要在其他包括绘画、文学等艺术形式的相互参照中确定面貌,使其回到思想和文化史的立场。当前,一些学者如扬之水、孟晖及赵广超等人的研究,或多或少借鉴了这种方法,从而为传统工艺美术构建出非常深厚的文化背景,使原先沉寂于博物馆或图像中的工艺品变得鲜活起来。

教学中借鉴这种还原的方法,也是为了跳出教科书的概念或者日常生活的陈见,恢复一种对工本身的新鲜感,恢复对工艺“文化身份”的认同。这种新鲜感是学习和掌握传统设计文化的前提,也是进一步进行文化设计的关键所在^[7]。目前的教学实践能够证明,文化设计中所特别缺失的对传统文化设计的教育,不容易通过系统的、知识性的教学方法来完成,而更符合文化特质的,也更为有效的方式,或许是学生在兴趣前提下的自觉关注与自我学习。所以在现实中,这种新鲜感的获得常常有赖于出国游历的经历。比如,日本设计师深泽直人正是在欧美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日本文化的独特魅力,而香港学者赵广超也是在文化冲突中才领略到祖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意味。但对于大部分中国的设计学子而言,如果想通过正常的课堂教育来发掘对传统文化的新鲜感,那么,这种还原的方法是值得尝试的。

诚然,因为类似学术研究,这种教与学的方式对于教师和学生都是一种挑战。特别是对于大学二年级而且是艺术专业的学生,大量古文和绘画的阅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但是,这些并不能成为回避这种教学方式的理由;相反,这些元素的介入可能是传统设计文化教育的必须选择。

参考文献:

- [1] 冯秀梅.文化创意产业视角下传统文化教学方式改革[J].华章,2012(16):149.
- [2] 尚刚.中国工艺美术史教学与艺术设计教育[J].艺术研究,2007(1):13-14.
- [3] 扬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合编[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392-393.
- [4] 文震亨.长物志图说[M].海军,田君,注释.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19.
- [5] 高濂.命典:白话遵生八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424.
- [6] 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7] 丁朝虹.一张木椅半部书[J].装饰,2013(8):68-69.